

华夏史录

上册

邵达 著

华夏史录

上册

邵达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华夏史录 / 邵达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5108-7302-7

I . ①华… II . ①邵… III . ①中国历史 - 古代史

IV . ① K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44211 号

华夏史录

作 者 邵达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16 开

印 张 44

字 数 835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7302-7

定 价 1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谨以此书向钱穆致敬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艾青《我爱这土地》

自序 | Preface

作序诚为难事，擅作文者如鲁迅亦尝“吐槽”，说自己最不善此道，每要写一点序，“却正如阿Q之画圆圈，我的手不免有些发抖。”（《集外集拾遗》“《何典》题记”，《鲁迅全集》（十六卷本）卷七29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

眼前这篇序，实在应该算作“跋”的，过去十年间，每每翻到这页白纸，心里都不免抽搐一下。到今天，不得不下笔了，依旧感觉千头万绪，无从谈起。

那就先从讲故事入手罢。

2000年是美国的大选年，恰值我在密西根大学念书，有幸目睹了整个过程。这年冬天，按惯例早该尘埃落定，但因为共和党的小布什托其弟弟、时任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的福，据说动了不少手脚，竟一举拿下该州，在总得票数落后的情况下，却在州得票数上“逆袭”成功，反超民主党的戈尔^①。民主党不服，一面重新清点佛州选票，一面告状至最高法院，但似乎“高法”又被共和党控制，而做出不利于戈尔的裁决，下令冻结计票。当时的形势，就连我们这些置身事外的留学生也感到了“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暗中传开的一种说法是，自南北战争以来的民族仇恨始终未愈，这下恐怕要重开内战了。在民情最沸腾的一刻，戈尔顶着寒风，站在民主党总部门前大声疾呼停止争竞，承认败选，一字一顿地说：“我们永远把国家利益放在党的利益之上。”（We always put our country before our party）老实说，共和、民主两党对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国留学生而言都只是个名字，我们不知道，也不关心它们各自在干什么，但戈尔的这句话却让我牢牢记住了他^②。

大选甚至打乱了学校的正常节奏。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已经十点多钟，我无所事事来

① 美国大选并非按人头计票，而是竞选人竞争共计538张来自各州的所谓“选举人票”（electoral votes），得票超270张者获胜。举例来说，甲、乙二人竞选，谁能获得某一州内逾半数选民的支持（哪怕差距极微），谁就拥有了该州所有的选举人票数，即“赢者全得”。问题在于，选举人票不是按州平均分配，各州有多有少（主要由人口数决定），故像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南部的佛罗里达等大州，每每对选战产生决定性影响。

② 补记：无独有偶，2016年大选，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意外胜出，又是举国鼎沸，民意分裂。奥巴马总统在白宫玫瑰园发表讲话称：“我们首先不是民主党人，不是共和党人。我们首先是美国人，是爱国者。”（We are not Democrats first. We are not Republicans first. We are Americans first. We are patriots first）

到办公室，惊讶地看到导师竟独自一人端坐在里面，要知道从学校驱车回他家是至少需要两个小时车程的。昏暗台灯映出一张从未见过的、憔悴沮丧、略有几分变形的脸。我一时不敢出声。半晌沉默之后，老人用沙哑的嗓音，透着难以形容的忧伤，像是对我、也像对自己喃喃道：“这个国家裂痕太深。”（This is a deeply-divided country）

必须承认，那一刻我被深深震动了。我懊悔，自己对这个国家的历史几乎懵然无知，便冒冒失失跑来求学；紧接着发生的又一层触动是，遥望千里之外的祖国，不禁扪心自问：我对她的历史又了解多少？倘追溯这本书的写作缘起，最初的火花大概就是在那个至今想来仍感觉窒息的夜晚冒出的，虽然当时还未读到太炎先生有关“治史学”的议论：

“生为一国之民，不治本国史学，直谓之无国家无国民性之人可也，聚几万万无国民性之人以立国，则国魂已失。”（引自《集外集拾遗》“又是‘古已有之’”注释二，《鲁迅全集》（十六卷本）卷七230页）

写作进行到一半，曾斗胆拿部分章节请人过目，人家的疑问很直接，也很客观：“写得太文了，打算给谁看呢？”我故作“不屈”之状回答：“大学以上文科学生。”其实心底何尝不知，这样的答复简直无异于自戕。

但是话说回来，也许会有那么一天，上大学对普通中国人来说不再是“鲤鱼跳龙门”的难得机遇，甚至再做进一步妄想，还要成为国民必受的陶育——这一天真的很遥远，遥不可及吗？

传说甲午战争的时候，日本全国正闹饥荒。后来打赢了，拿到清政府赔偿的雪花银，该国大概也流行拍马文化，便有人乘机进谏，奉劝坚持跟老百姓一同每天饿肚子的天皇改善伙食，吃两顿好的，竟遭到断然拒绝。天皇的理由是：这笔钱要一文不少地用到日本人的教育上头。

如同晚清的容闳，我一直对教育抱有近乎教徒般狂热的迷信。国家体现强大的方式有许多种，或者船坚炮利，或者国库充盈，在我看来，这些似乎都比不上普及教育更具“威慑力”。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每位国人，皆能在年青阶段饱受优质教育之打造淬炼，即使没有腰缠万贯，器宇轩昂走到世界任何地方恐怕也都是不可侮的罢。我们不能徒有傲人的悠久历史，后代子孙却以一副邈邈无知的“尊容”取辱于当世。今天以致将来中国人的形象，绝不是靠三两个一掷千金的炫富“土豪”就能改观的。

乙未年底，窗外飘雪，识于南戴河海滨

目录

上册

第一章	史前：投石问路 / 001
第二章	三代：奠基 / 005
第三章	春秋战国：阵痛 / 015
	齐 / 019
	晋（附赵、魏、韩） / 022
	楚（附吴、越） / 029
	秦 / 038
第四章	秦朝：统一帝国诞生 / 055
	吕不韦 / 056
	李斯 / 057
	万里长城 / 059

第五章 西汉：士人政府 / 063

秦汉之交 / 065

汉初政治 / 066

士人政府之形成 / 071

汉匈大战 / 076

内外朝对峙 / 085

昙花一现的新朝 / 089

第六章 东汉：积重难返 / 097

东汉建立 / 099

“度田”事件 / 101

士人撑起半边天 / 106

边疆政策 / 113

戚宦相争 / 117

党锢之狱 / 122

宗教问题 / 127

第七章 魏晋南北朝：分裂 / 133

官渡之战 / 136

论魏武帝 / 139

士气低迷 / 146

再论宗教问题 / 158

北方之贡献 / 165

第八章 隋唐：重上正轨 / 183

大运河 / 187

说唐太宗 / 193

科举取士 / 201

论安史之乱的原因 / 207

由牛李党争看唐代士风 / 224

会昌废佛：三论宗教问题 / 232

五代十国 / 239

第九章 两宋：和与战的纠结 / 243

澶渊之盟 / 249

辨宋之“积贫”“积弱” / 251

王安石变法 / 260

论秦桧之罪 / 270

理学风云 / 279

开禧北伐 / 301

第十章 元：第一次历史大倒退 / 305

灭宋 / 307

重农政策 / 309

元人用钞 / 314

元代政治 / 320

士人待遇 / 324

顺帝北亡 / 329

史前：投石问路

如果相信上帝造人说法，那么今天的考古证据显示，非洲大陆一定就是传说中的伊甸之园，光屁股、黑皮肤的亚当和夏娃（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像黑猩猩一样披着满身黑毛）“沐猴而冠”，从那里开始了人类的第一次神奇之旅。多年前一部名为《走出非洲》（*Out of Africa*）的好莱坞电影让世人领略了这片土地雄浑与柔美兼具的非凡魔力。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北非战场上一名挖战壕的英军士兵意外挖到远古人类化石，竟从此改变了自己一生的道路，他就是日后执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大名鼎鼎的史前考古“教父级”人物克拉克（J. Desmond Clark）。

自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以克拉克以及利基家族成员^①为代表的大批考古学家云集东非大裂谷——一条深达千米、号称“地球伤疤”、藏有远古文明“密码”的超级峡谷，展开了持之以恒的野外发掘，人类起源时间以令人瞩目的速度被不断刷新，从距今二百万年直逼三百万年。

当前古人类学界（paleoanthropology）主要流行两种理论：一是“多地区进化论”（Multiregional Evolution），主张人类源于非洲，在日后的“移民”过程中进化步伐不同但一脉相承，老祖宗不变；二是“走出非洲”模式，或称“夏娃说”（Eve Hypothesis），把现代人类的诞生限定在十万到十五万年的一个时间框架内，这批“新人类”（学名智人）从非洲走向世界，所到之处，大概执行着“三光”政策，将“原住民”（同样源出非洲，如欧洲的尼安德特人及亚洲猿人，统称直立人）赶尽杀绝。尽管两派理论剑拔弩张、水火不容，以致由学术分歧演变成私人恩怨，却不约而同视非洲为“人类摇篮”的不二候选地。

似乎获得更多遗传学证据支持的“夏娃说”咄咄逼人，但在一向稳健的中国古人类学家眼里未免显得过于唐突和暴力，他们对讲究传承的“多地区进化论”抱有近乎天然的亲

^① 指刘易斯（Louis Leakey）和玛丽（Mary Leakey）夫妇，后来又有他们的儿子理查德（Richard Leakey）加入。

近感^①，出于某种习惯性冲动，又忍不住要稍加修改，为中国谋求一个人类摇篮的地位，就像体育工作者已经成功说服FIFA（国际足球联盟）把古老的“蹴鞠之戏”认真当成世界足球的始祖一样。毕竟我们有自己一套开天辟地、抔土为人的上古传说^②，捏出来的黄土泥巴人简直就是后来从地下出土的秦始皇兵马俑的原始模型。由此看来，在起源地之争上我们丝毫不逊色于非洲，于是就有了距今一百七十万年的元谋猿人这一重大发现。消息一出，举世哗然，用于断定年龄的地层关系首先引起业内人士的质疑，一种保守意见是把化石年代更定为中更新世，即与北京猿人的时代相当^③。抛开这些技术细节不谈，如果一百七十万年的数据成立，向下，我们有整整一百万年的空白无法填补，几乎形成进化史上最致命的“缺环”（missing link）；向上，生活在非洲丛林里的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被广泛认定为人类远祖，但在中国境内无踪可寻。

这是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的问题，又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对执着的中国学者来说，无解。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迄今为止，非洲以外的世界任何地方尚无超过一百万年的人类化石标本发现之记录。所以，有必要严肃地指出，中国年代最久且无争议的古人类化石当属距今七十五万年左右的蓝田猿人。

1929年北京猿人头盖骨的破土而出堪称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从1927年至1937年，持续十年的发掘造就了一大批熠熠生辉的名字：裴文中，杨钟健，贾兰坡……今日，他们的遗骨安葬在郁郁葱葱的周口店龙骨山上，远离北京城的喧嚣，静静守望着蓝天白云下的一方净土。还有伟大的魏敦瑞，1935年来到中国，如有先见之明，马不停蹄为来自周口店的人骨化石赶制模型，在位于东单三条协和医学院的“新生代研究室”内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④。可惜好景不长，先是卢沟桥事变打破了北平的正常学术氛围，继而太平洋战争爆发，魏氏被迫远遁美国，短短几年后便郁郁寡欢死在了纽约。而战争期间化石的离奇失踪，更让诞生在协和大院里的那批石膏模型成了北京猿人留给世间的最后一点念想。

① “夏娃说”或被讥为“二次进化”，英国人斯特林格（Chris Stringer）是主要鼓吹者；“多地区进化论”肇基于魏敦瑞（Franz Weidenreich）——一位与中国有着极深渊源的德籍犹太学者，最终由美国密西根大学的沃尔波夫（Milford H. Wolpoff）教授归纳成形。

② 《太平御览》卷三六〇引东汉应劭《风俗通义》曰：“天地初开未有人，女娲搗黄土为人，力不暇，乃引絙于泥中以为人。富贵，黄土人也；贫贱凡庸，絙人也。”

③ 夏鼐引用刘东生等人的研究报告指出：“根据古地磁学的测定……有人认为（元谋人）不超过73万年，即可能为距今50—60万年。”但夏氏笔锋一转，以云南禄丰等地发现的腊玛古猿（*Ramapithecus*）为例，称“这是从猿到人过渡阶段的似人化石，或以为是人类和现存猿类的共同祖先，这个新发现为人类起源亚洲说提供了新的论证”（《中国文明的起源》第3—4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案：腊玛或西瓦古猿（*Sivapithecus*，二者或被看作同一类型的雌雄个体）一般认为是现代亚洲猩猩（*orangutan*）的祖先，与人类无关。

④ 创建于1929年的新生代研究室（Cenozoic Research Laboratory）隶属原“中央地质调查所”，步达生（Davidson Black）、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等均供职于此，即今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之前身。

考古学习习惯将史前时期划分为前后两阶段：一是旧石器时代，关乎人类之初；二是新石器时代，涉及文明起源^①。

探讨人类文明起源亦是当下一大热点话题。与车马辐辏的内地不同，偏远地区往往以其年深日久、少受打扰的地质埋藏而成为理想的发掘地点。徜徉于人迹罕至的塞外旷野，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屡有斩获，炫目于地下透出一线又一线文明曙光而频频报喜。我们知道，北方草原地带游牧之民早在殷、周时期便已现身，今本《竹书纪年》记曰：“（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三十四年，王师克鬼方。”周人先祖不窋“彝戎狄之间”，至古公亶父（太王），徙居岐下^②，“乃贬戎狄之俗，营筑城郭室屋。”（《史记·周纪》）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即季历，文王姬昌父）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同‘狄’）王。”太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十一年，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穆王西征犬戎，“取其五王以东”。厉王十四年，“玁狁侵宗周西鄙。”宣王四年，“使秦仲（秦人祖先）伐西戎，为戎所杀”；五年，“尹吉甫帅师伐玁狁。”^③幽王十一年，“犬戎入宗周，弑王……执褒姒以归。”^④《史记·五帝纪》则有黄帝“北逐荤粥”的记载，《匈奴传》又谓“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更将其历史上溯至史前时代^⑤。历经与中原王朝旷日持久的较量，这些被泛称为“戎”“狄”“胡”“夷”的游牧民族不止一支最终败下阵来，失意西去，在西亚甚至东欧建立起自己的国家^⑥。有鉴于此，我们每在边疆旷地发现一样挑动神经的史前遗物，不能不考虑到背后潜藏的可能的族属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几乎又是一道无解的难题，却务须审慎对待，任何动辄宣称将“中华文明”上

① 二者之间还有一个距今万年左右、并未获得广泛认可的所谓“中石器时代”，以从细小石核上剥离的纤长石叶为代表（作镶嵌石刃使用），中国境内在内蒙古等边境地区曾有发现，然而这也大成疑问，详见下。

② 周人姬姓，晋初皇甫谧所著《帝王世纪》谓太王避狄，徙岐山下，其南有周原，始改号曰周。

③ 尹吉甫姓名甲（尹为官名），宣王时重臣，曾北伐玁狁至太原，《诗经·小雅·六月》即叙其事，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万邦为宪。”相传吉甫作有《大雅》中《崧高》《烝民》《韩奕》《江汉》等篇，赞美宣王。东晋谢道韞称：“吉甫作颂，穆如清风”（《晋书·列女传》）。

④ 以上诸条散见于古本及今本《竹书纪年》中。《晋书·束皙传》记曰：西晋太康二年（281），“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家，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该书出土之日，因盗墓贼烧策以照宝物，“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詮次”；经当时有名学者荀勖、和嶠、束皙、卫恒、虞翻等人整理注释，惜又佚于两宋之际。至明代，《竹书》复出，流传甚广，是为“今本”，但被指为伪托之作；清人（朱右曾、王国维）复广辑古书所引《竹书》，以图恢复旧貌，是为“古本”。

案：汲郡（今河南卫辉）发墓年份说法不一，或谓太康元年（280，《晋书·卫恒传》），或谓咸亨五年（279，《晋书·武帝本纪》）。荀勖《穆天子传序》云事在太康二年，与《束皙传》同。

⑤ 唐司马贞《五帝本纪索隐》谓荤粥（音‘熏育’）系匈奴别名，“唐、虞已上曰山戎，亦曰熏粥，夏曰淳维，殷曰鬼方，周曰玁狁，汉曰匈奴。”

⑥ 章太炎就说过，“突厥为唐所驱，匈奴为汉所驱，皆转入欧洲，变游牧为城郭耕稼”（《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二“匈奴始迁欧洲考”，《章太炎全集》第四册38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推几千上万年的做法都未免有轻率之嫌。当然，如果如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所推想的那样，中原耕稼的汉族与北方游牧的少数民族都源出同一个史前民族，事情则又另当别论了^①。

除了有物可稽的考古学，神话传说又为我们打开了研究上古史的一扇窗口。三皇——伏羲、女娲、神农（炎帝），五帝——黄帝（轩辕）、颡顼、帝喾、唐尧、虞舜，这样一个亦真亦幻的纷纭世界正让后世孔孟们有了无限遐想、大做文章的空间；在其笔下，歌舞升平的礼乐之治替代了原本弥漫的血雨腥风。帝尧“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尚书·尧典》）^②帝舜更任命九官，各有分职，“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尚书·舜典》），政制俨然完美。

尧、舜、禹之“禅让”可谓神话时代流传下来的最最重要的政治传统，先王之制精髓所在，大抵儒家所有引申莫不发端于此。帝尧老，“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而卒授舜以天下。”（《史记·五帝纪》）及舜老，仿旧例，再让位于禹。这是一幕何其敦朴而恭敬的景象，能不令后人倾倒，如果不是从汲冢挖出那部《竹书纪年》的话！其书曰：“尧之末年，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古本竹书纪年》未曾交代禹如何取得的“帝位”，然《韩非子·说疑》直言道：“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在诗人李白的想象中，祥和的禅让传说更被一片愁云惨雾笼罩：“尧舜当之亦禅禹，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或云尧幽囚，舜野死。九疑联绵皆相似，重瞳孤坟竟何是？”（《远别离》）^③由此看来，所谓“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不过是儒冠自欺、一厢情愿的水月镜花罢了。

历史终究是由人写成的，真相或许就掩藏在那些看似另类的文字当中。

① 拉氏认为，同样是生活在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居民，由于地理环境及社会条件的差异，分别走上“成为汉族”与“成为蛮夷”的发展道路；换言之，种族差别乃文化分化的副产品。然而语言界限成为动摇这一完美假设的绊脚石，拉氏自己也质疑：“如果草原社会的形成是基于一部分‘旧社会’边境的残余人群，而这些人群又与中国人同源，那么，为什么草原的主要语言属乌拉尔—阿尔泰语系，与中国语言完全不同呢？”（《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312页，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以下简称《内陆边疆》）对此他给出的解释是：大概从早期新石器时代起，中国境内人群便分别隶属于四个原始语言系统（中泰语系、藏缅语系、印欧语系及乌拉尔—阿尔泰语系）；后来随着文化的进化传播，而有所谓语言区域的重新分布。必须指出，这番话臆测多于实证，不足为信。

② 末句曾运乾释曰：“言众民从化而变，悉臻和善也。”全部文字则是“浑言尧之德化”（《尚书正读》第4页，中华书局，1964年）。

③ 相传舜目重瞳子，名重华。南征三苗而死，葬苍梧山，其山九峰皆相似，故曰九疑。

三代：奠基

相传禹在位四十五年，将禅皋陶，而皋陶卒，再欲禅伯益，伯益避居箕山之北^①。禹子启贤，诸侯皆来朝觐，启遂即天子位^②。至是温情脉脉的禅让制竟被冷冰冰的世袭制打碎，中国历史从此步入一新阶段。

夏、商、周（西周）三代帝系在《史记》中有详细记录。

夏王世次：禹→启→太康（无道，失国）→仲康（太康弟）→相（政为后羿、寒浞所篡）→少康→杼（或作予）→槐（或作芬）→芒（或作荒）→泄→不降→扃（不降弟）→廑→孔甲（不降之子，好鬼神，淫乱德衰，诸侯自此多叛夏）→皋（或作昊）→发→履癸（是为桀，淫荒，筑倾宫、瑶台，百姓弗堪，怨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③汤伐桀，作《汤誓》，桀逃南巢（今安徽寿县）而死）。

《古本竹书纪年》云：“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指太康失国），用岁四百七十一年。”

商王世次：汤（名履，又称天乙、成汤，网开三面，德被八方^④）→外丙→仲壬（汤太子太丁早卒，弟外丙、仲壬接踵即位）→太甲（太丁子、汤嫡长孙，淫虐。伊尹放之于

① 此依《孟子·万章上》，山北水南曰阴，《史记·夏纪》“阴”作“阳”字。案：禹、皋陶、伯益三人同在舜时九官之列，禹为司空（平水土之官），皋陶为士（司狱讼之官），伯益为虞（掌山泽之官，见《尚书·舜典》），即嬴姓祖先（见《国语·郑语》）。

② 见《史记·夏纪》；对此《古本竹书纪年》记曰：“益（即伯益）干启位，启杀之”，寥寥数语能让我们展开多少想象！

③ 语见《尚书·汤誓》。伊尹尝谏桀：“大命之亡有日矣。”桀哑然笑曰：“天之有日，犹吾之有民也。日有亡哉？日亡吾乃亡矣。”（皮锡瑞《尚书大传疏证》卷三《汤誓》）伊尹遂去夏就商，相汤伐桀。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对此大加赞赏，称颂他“识力大，气势雄，故能冲破五六百年君臣之义，首倡革命。”（《讲堂录》，载《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547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

④ 《史记·殷纪》载汤出，见野张网四面，曰：“尽之矣！”乃去其三面。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兽。”《吕览·异用》谓四十国自是归汤，“人置四面，未必得鸟；汤去其三面，置其一面，以网其四十国，非徒网鸟也。”

桐宫，自摄政三年。太甲悔过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①伊尹乃迎之复位^②）→沃丁→太庚（沃丁弟）→小甲→雍己→太戊（立伊尹之子伊陟为相；雍己、太戊并为小甲弟）→仲丁→外壬→河亶甲（外壬、河亶甲并为仲丁弟）→祖乙→祖辛→沃甲（祖辛弟）→祖丁（祖辛子）→南庚（沃甲子）→阳甲（祖丁子）→盘庚（迁都殷^③）→小辛（盘庚弟）→小乙（盘庚、小辛、小乙并为阳甲弟）→武丁（举傅说为相，殷国大治^④）→祖庚→祖甲（祖庚弟）→廩辛（或作冯辛）→庚丁（廩辛弟）→武乙→太丁→帝乙→帝辛（是为纣，昏乱暴虐，造琼室、鹿台，作酒池肉林，创炮烙之刑，囚文王于羑里^⑤，杀比干以观心^⑥。百姓怨望，咸曰：“天曷不降威（义同‘时日曷丧’）？”武王伐纣，纣师倒戈，纣登鹿台赴火而死）

《古本竹书纪年》云：“汤灭夏以至于受（即纣），二十九王^⑦，用岁四百九十六年。”

（西）周王世次：武王（姬发，文王次子，徙都镐^⑧，尊吕尚为师尚父^⑨；克殷，遍

① 语见《尚书·太甲中》（载晚出古文）。《尚书》有今、古文之别，今文由汉初秦博士伏生（名胜，济南人）传授，用汉隶书写。《汉书·艺文志》云，武帝末年，鲁恭王刘余坏孔子故宅以广其宫，得《尚书》《礼记》《春秋》《论语》《孝经》，皆蝌蚪古字书写，是为古文。案：汉人得古书凡有三次，伏生求得壁藏《尚书》二十九篇为第一次，鲁恭王得古文诸经为第二次，汉宣时又有河内女子发老屋得《易》《礼》《尚书》逸篇各一为第三次，清末康有为以为俱不可信（见《新学伪经考》）。然孔宅壁中所出简册几乎让全部经书都有了古文版本，自西汉末以降遂起今、古学派之争，详见本书第五章之末节。

② 《古本竹书纪年》谓伊尹篡立，放太甲于桐；太甲自桐潜出，杀伊尹复辟。

③ 案：商人始祖契为舜时司徒（司教化之官），子姓，封于商，以国为姓。自汤至盘庚凡五迁都，无定处。盘庚迁殷，始改号曰殷，至纣亡国，更不徙都。

④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曾有武丁配偶妇好（妣辛）之完整墓葬发现。

⑤ 纣既囚文王姬昌，烹其长子伯邑考为羹以赐之，曰：“圣人当不食其子羹。谁谓西伯（即文王）圣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见《帝王世纪》）又传“西伯拘而演《周易》”（语见《报任安书》，载《汉书·司马迁传》），两卦相叠演伏羲所制八卦为六十四卦云。

⑥ 比干系纣王叔父，犯颜强谏，纣怒曰：“吾闻圣人有七窍，信有诸乎？”遂杀之，剖视其心（见《史记·殷纪》及《宋世家》）。《列女传》谓“圣人有七窍”出妲己之口。皇甫谧又谓“纣剖比干妻，以视其胎”（见徐宗元辑《帝王世纪辑存》75页，中华书局，1964年）。

⑦ 当为三十王；刘宋裴骃《史记集解》谓“殷凡三十一世，六百余年”，则包括未立而卒的汤太子太丁。

⑧ 丰、镐隔泂水相望，丰在河西，镐在河东，《帝王世纪》谓二京皆在长安西南，相去二十五里。

⑨ 《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曰：“师之，尚之，父之，故曰师尚父。”周人“翦商”事业肇基于文王，得力于吕尚。吕尚即俗所称姜太公，姜姓，吕氏，相传钓于渭滨，文王出猎相遇，与语大悦，云：“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因号“太公望”，立为师。文王徙都丰邑，阴修德以倾商，三分天下有其二，太公之谋计居多。案：吕尚垂钓之说出于《庄子》寓言，《外篇·田子方》曰：“文王观于藏，见一丈夫钓，而其钓莫钓，非持其钓有钓者也，常钓也。”唐成玄英疏云：“藏者，近渭水地名也。丈夫者，寓言于太公也。吕望未遭文王之前，纶钓于藏地，无心施饵，聊自寄此逍遥。”

又案：上古时代姓与氏分，秦汉以后乃合。顾炎武曰：“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日知录》卷二十三“氏族”）钱大昕则谓“三代以上男子未有系姓于名者。”（《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二“姓氏”）又据南宋郑樵《通志·氏族略序》，三代之前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姓所以别婚姻，“故姓可呼为氏，氏不可呼为姓”。